

爱与战争 的日日夜夜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汪天艾 译

Dí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

Eduardo Galeano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汪天艾 译



爱与战争的 日日夜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 / (乌拉圭) 加莱亚诺著;
汪天艾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1
(不可思议之书)
ISBN 978-7-5306-6696-8

I. ①爱… II. ①加… ②汪… III. ①散文集-乌拉圭-现代 IV. ①I78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8095 号

DI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 by EDUARDO GALEANO

Copyright: © 1978 by EDUARDO GALEANO,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SA DE LAS AMÉRICAS, HAVANA, CUB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AIHU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2-2013-294 号

责任编辑: 赵芳 叶立钊 饶霁琳 装帧设计: 郭亚红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BOOKS

Unique 不可思议之书



作者简介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作家。1940 年生于蒙得维的亚，14 岁时发表政治漫画，20 岁起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主编。曾被军政府逮捕入狱，后长期流亡。1985 年回到祖国。因犀利透彻、充满良知的写作，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2009 年美洲峰会上，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将其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引发全世界媒体关注。2015 年 4 月 13 日，因病去世，乌拉圭举国哀悼。

译者简介

汪天艾，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文哲系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西班牙诗歌。此前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系。译有塞尔努达散文诗集《奥克诺斯》等。

这里讲述的一切，都真实发生过。作者按照记忆里保存的原样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名字做了变动。

献给埃伦娜·比利亚格拉

在历史长河中，一如在大自然里，腐朽是生命的实验室。

卡尔·马克思^①

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谈及这段题记的一则趣事：《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在德国出版时，编辑请教他这句话的准确出处。他忘了。他觅遍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找到；他翻了又翻，“将生命全都奉献给了寻找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一篇随笔（La “vieille taupe” et le préfixe sur dans les mots surhomme et surréaliste, 1929）的题记。

风吹上朝圣者的脸

在加拉加斯，埃达·阿马斯讲起她的曾祖父。^①她知道得不多，因为故事开始的时候，曾祖父已年近七十，生活在克拉里内斯区深处的一个小村庄。他年事已高，穷困潦倒，体弱多病，而且，是个瞎子。可是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他和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结了婚。

可是总有人一再逃跑。不是她：是他。他一次次逃跑，一直走到大路上，蹲在大树中间等待头盔或轮胎的声响。然后走到十字路口，请求来车带自己去随便什么地方。

如今，他的曾孙女这样想象他：在驴屁股上一路大笑，或者脸朝后坐在牛车后面，被升腾的灰尘包裹，欢欣鼓舞地抖动着小鸟一样的双腿。

①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是女诗人埃达·阿马斯（1955— ）出生地和故乡。

闭上眼我在海中间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丢过不少东西。尴尬也好，霉运也罢，总之没人知道那些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离开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和一小堆稿纸。

不过我不抱怨。那么多人都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丢失东西哭泣实在对痛苦有失尊重。

吉卜赛式的生活。那些东西陪伴过我然后离开。晚上还有，白天就丢失。我没有被这些东西囚禁；它们决定不了任何事。

我和格拉谢拉^①分手的时候，背后留在蒙得维的亚的家完整无缺。古巴的蜗牛，中国的长剑，危地马拉的挂毯，碟片，书籍，全都留在那里了。带走任何东西都会是诈骗。

① 即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第二任妻子格拉谢拉·贝罗·罗维拉(Graciela Berro Rovira)。

因为它们全是属于她的，属于我们共享的时间，一段我深深感激的时间；我就这样上路了，走向未知，干净且了无负担。

记忆会保留一切值得记住的。记忆比我本人更了解我自己；它从不丢掉值得存档的东西。

我的内心深处激动万分：城市，人民，从记忆里剥落，向我航行：我出生的土地，有过的孩子，曾经让我灵魂成长的男男女女。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75年5月: 石油是一个致命话题

1.

昨天,《观点报》^①一个记者被发现死在埃塞萨^②。他叫豪尔赫·莫内。手指被烧过,指甲拔光。

编杂志的时候,比利亚尔·阿劳霍细细咂着烟斗嘴问我:

“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我们相视而笑。

① 由阿根廷知名记者哈科沃·齐默尔曼(Jacobo Timerman, 1923—1999)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的日报。1971年创刊。因揭露和谴责肮脏战争的暴行,受到阿根廷军政府及其支持的右翼组织的迫害。1977年被禁止发行前后,发生过数起针对该报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绑架、拘禁和杀害。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南约三十五公里处的一座城市。

在已经发行的那期《危机》^①里，我们刊登了比利亚尔写的阿根廷石油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文章揭发了这个国家现行石油合同里的殖民条款，讲述了充满无耻行径和犯罪传统的行业历史。

只要事关石油，比利亚尔写道，没有任何死亡是意外。1962年10月，在贝亚维斯塔一幢独栋别墅里，蒂博尔·拜雷尼遭到枪击，三枪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打中身体的不同部位。根据官方书面报告，这是一起自杀。然而，拜雷尼并不是柔体杂技演员，他是壳牌公司的高层顾问。看起来他还同时担任数家美国公司的双面甚至三面间谍。更近一些的，今年2月，阿道弗·卡瓦利的尸体。卡瓦利以前当过石油工人同业工会的领导人，最后颜面扫地下台。失去权力显然让他的头脑变得好用。近来他预言石油业的国有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军方有足够影响力。他在索达迪维拉被子弹做掉时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失踪了。日报纷纷报道公文包装满了钱。犯罪动机是谋财抢劫。

比利亚尔把阿根廷的这些案件与国际上充满石油气味

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持的文化月刊。1973年5月起共出四十期。内容涵盖文学、艺术、流行文化、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等。介绍和刊载巴勃罗·聂鲁达、阿莱霍·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吉马良斯·罗萨、尼古拉斯·纪廉等作家作品，发表犀利的政治、经济评论，具有很大影响力。阿根廷进入肮脏战争时期，工作人员、撰稿人及周边作家、学者成为极右势力恐吓、绑架、杀害的目标。1976年七八月间，因无法忍受刊前送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和同事关闭了办公室，将钥匙扔进了拉普拉塔河。《危机》的工作人员和参与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有不少记载在本书中。

的暗杀联系起来，而且还在文中建议：“诸位读者，如果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过马路被小公交车轧扁，请尽管往坏处想，就一定没错。”

2.

新闻。比利亚尔兴致勃勃地在我办公室等我。有人给他打了电话，用十分紧张的声音说卡瓦利的公文包里装的不是钱，是文件。

“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文件。只有我知道。因为是我把文件给他的。我很害怕。比利亚尔，我想让你也知道。那个公文包里有……”就在这时，咔。电话断了。

3.

昨晚比利亚尔·阿劳霍没有回家睡觉。

4.

我们四处找他。记者宣布罢工。内省日报今天都没出报。部长许诺亲自过问此事。警察否认掌握任何线索。我们在杂志社接到许多匿名电话，给出互相矛盾的信息。

5.

比利亚尔·阿劳霍昨夜出现了，在埃塞萨附近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活着。他和另外四个人一起被扔在那里。

过去两天他没吃没喝，头上一直罩着头套。他被审问文章信息的来源。他只看到了对方的鞋。

联邦警察发布对此事的声明，称比利亚尔·阿劳霍是被错拘了。

十年前，我参加了这部作品的总彩排

1.

今晚，有多少人会从家里被抓出来，拖进荒地，背后布满弹孔？有多少人会被切断手足，炸飞，焚烧？

恐怖从阴影里走出来，出手，又回到黑暗中。女人红肿的眼睛，空荡的椅子，碎成片的木门，某个再不会回来的人：危地马拉一九六七，阿根廷一九七七。

那是官方口中“和平一年”的危地马拉。但是，没人在瓜兰地区捕鱼，因为渔网捞到的都是人的尸体。直到今天，潮水还会把人的肢体送上拉普拉塔河岸。十年前，尸体从莫塔瓜河里浮出来，破晓时分在山谷或路边被发现：这些面目全非的脸再不会被认出来。先是威胁，然后是绑架，行凶，酷刑，暗杀。宣扬与“光荣的危地马拉军队”一

起作战的NOA（新反共组织）拔掉敌人的舌头，切断左手。而围着政治打转的MANO（民族主义反共运动组织）在必死之人的门上标记黑十字。^①

现在，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圣罗克湖底出现了被绑上石头沉湖的尸体，而危地马拉农民在帕卡亚火山周围发现了一块秘密墓地，里面堆满腐烂的尸体和白骨。

2.

刑讯室里，施刑人在他们的受害人面前午餐。孩子被逼问父母的行踪；父母被吊起来用刺棒拷问孩子在哪儿。每日新闻：“一群平民打扮的人，脸用黑头套遮住……他们开着四辆福特猎鹰^②来了……所有人都全副武装，手枪，冲锋枪，伊萨卡霰弹枪^③……第一批警力在屠杀一小时后到达。”犯人们从监狱里被拖出去冲锋陷阵，在冲突中死于“试图越狱”，而军方无一伤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黑色幽

① 民族主义反共运动组织应指 Movimiento de Acción Nacionalista Organizado，绰号白手（Mano Blanca）。它和新反共组织都是一种准军事单位，处决队或暗杀小组。不同的是前者隶属于军人集团支持的政党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后者则与该国这一时期涌现的其他类似团体一样，是幽灵组织，供同一集团从事法律不允许的活动。白手接受美国绿贝雷的训练，从种植园主手中获取资金，通过军队情报机构搜集信息，从事炸弹袭击、街头暗杀等，并制造失踪。

② 因为阿根廷三A联盟行刑队和秘密警察经常驾着深绿色福特猎鹰进行活动，阿根廷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这种汽车成为肮脏战争标志之一。

③ 指伊萨卡类型的霰弹枪。脱胎于美国伊萨卡枪械公司（Ithaca Gun Company）同类产品，其时系阿根廷当局标准装备。